

編號：130

馬說

韓愈

世有伯樂¹，然後有千里馬。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故雖有名馬，祇辱於奴隸人之手²，駢死³於槽枥⁴之間，不以千里稱也。

馬之千里者，一食或盡粟一石⁵。食馬者⁶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。是馬也，雖有千里之能，食不飽，力不足，才美不外見⁷，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，安求其能千里也？

策之⁸不以其道，食之不能盡其材，鳴之⁹而不能通其意，執策而臨之曰：「天下無馬！」嗚呼！其真無馬邪¹⁰？其真不知馬也¹¹！

一、作者簡介

韓愈（公元 768 – 824），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，卒於穆宗長慶四年，終年五十七歲。字退之，出生於河南河陽（今河南孟縣），祖籍郡望昌黎郡（今河北昌黎縣）。

韓愈出生未幾，喪母，三歲喪父，兄韓會（即十二郎韓老成之伯父兼養父）撫育成人，幼隨兄長為官轉徙京師、韶州等地。其後韓會病逝韶州，隨嫂鄭氏護喪返河陽。後又避難宣城，與侄韓老成，同由鄭氏撫養成人，情逾手足。

韓愈七歲讀書，十三歲能文。自言「前古之興亡，未嘗不經於心也，當世之得失，未嘗不留於意也」。貞元二年（公元 786）赴長安應試，無門第資蔭，三試不第。貞元八年（公元 792）始中進士。應吏部試，三次不中。貞元十一年（公元 795），三次上書宰相，希得薦舉。《馬說》或寫於此時也。

貞元十二年（公元 796），汴州宣武軍亂，隨宣武軍節度使董晉赴任，擔任「觀察推官」。期間與孟郊相識交遊，李翱、張籍入其門下。董晉卒，改任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屬下「節度推官」。張建封死，遷居洛邑。

貞元十七年（公元 801），任國子監四門博士，翌年，作《師說》。貞元十九年（公元 803）任監察御史，因關中旱災，上《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

狀》，糾彈國戚京兆尹李實，遂貶陽山令，深受百姓愛戴，百姓甚以「韓」字，為兒取名。這一年侄子韓老成去世，寫《祭十二郎文》。元和六年（公元 811）任國子博士，作《進學解》，受裴度賞識，擢為禮部郎中。元和十年（公元 815）隨裴度征淮西，因功擢任刑部侍郎，並作《平淮西碑》。元和十四年（公元 819）正月，朝廷迎佛骨入宮中供養三日，舉國若狂，耗費銀錢，作《諫迎佛骨表》以諫。憲宗大怒，將處以極刑。裴度、崔群力救，貶為潮州刺史。翌年，轉任袁州。

穆宗即位（公元 821），奉旨回京。歷任國子監祭酒、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職，故人稱「韓吏部」。長慶四年（公元 824），敬宗即位，同年十二月，病卒，終年五十七歲。門人皇甫湜撰《韓文公墓誌銘》，李翱作《行狀》，李漢輯《昌黎先生集》。宋神宗元豐年間追封為「昌黎伯」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甲、寫作背景

《馬說》大約作於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間（公元 795 – 800）。其時，韓愈初登仕途，三試吏部不第，很不得志。貞元十一年正月至三月間，曾三次上書宰相，請求擢用，「而志不得通」；「足三及門，而闈人辭焉」。盡管如此，仍以「有憂天下之心」，「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」，不作遁隱山林想。其後，相繼依附於宣武節度使董晉、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幕下，鬱鬱不樂，故有「千里馬常有」而「伯樂不常有」之歎。

乙、題解分析

《馬說》原為《雜說》四篇之四，蓋俗本編選而改易此名。李漢《昌黎先生集》以《雜說》四篇列入「雜著類」。吳訥《文章辨體說》論「雜著體」曰：「雜著者何？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。文而謂之雜者何？或評議古今，或詳論政教，隨所著立名，而無一定之體也。」徐師曾亦謂：「雜著者，詞人所著之雜文也。以其隨事命名，不落體格，故謂之雜著。然雖名曰雜，而其本乎義理，發乎性情，則自有致一之道焉。」（《文體明辨序說》）

姚鼐編《古文辭類纂》，分文章為十三類：一曰「論辨類」。曰：「論辨類者，蓋原於古之諸子，各以所學，著書詔後世。」又以形式不同，分有「論、原、辨、對問、解、議、說」七類。是以《雜說》為論辨之文。然而韓愈《雜說》，非論說也。故林紓釋之曰：「學人訓經釋雅，亦皆有說，皆主發明至理而言，名曰經說。近人闡明學理，亦曰學說。獨昌黎之《馬說》、柳子厚之《捕蛇者說》，則出以寓言，此「說」之變體也。」（《畏廬續集·流別論》）以寓言故事代替論事說理，為「說」之變體。然吳曾祺以為不然，謂漢

以來之慣常也。曰：「自漢以來，著述家所作雜說，出於寓言者，十嘗八九。蓋皆有志之士，憫時疾俗及傷己之不遇，不欲正言，而託物以寄意，此其義也。後人推波助瀾，用演之為小說部，儼然於文中別出窠臼矣。」（《涵芬樓文談》）則以寓言作雜說，其來久遠矣。

三、注釋

1. 伯樂：孫陽，字伯樂。相傳秦穆公時人，善相馬。《莊子·馬蹄》：「伯樂曰：我善治馬。」或以為是星宿名，職掌天馬。《晉書·天文志上》：「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，御官也。一曰司馬，或曰伯樂。」
2. 祇辱於奴隸人之手：祇：適也。辱：埋沒，屈辱。奴隸人：指牧養和駕馭之馬伕。
3. 駢死：駢：並列也。駢死：即指千里馬與庸馬並處，默默無聞，終其一生。
4. 槽櫪：槽：《說文》曰：「槽，養獸之食器。」櫪：《方言》曰：「櫪或謂之阜。」郭璞注曰：「養馬器也。」
5. 一食或盡粟一石：一食：一餐之食量。粟：小米也。石：十斗為一石。石：ㄉㄠˋ[枕]，[daam3]；ㄉㄢˋ[dàn]。
6. 食馬者：食：同「飼」。餵養也。餵飼馬匹者。
7. 見：同「現」。
8. 策之：策：《左傳·襄公十七年》孔穎達疏引服虔注曰：「策，馬箠也。」即馬鞭。策，動詞。策之：駕馭馬匹也。
9. 鳴之：《韓詩外傳·卷一》：「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，善其音而類者應焉。馬鳴而馬應之，牛鳴而牛應之，非知也，其勢然也。」
10. 其真無馬邪：其：難道也。反詰語。
11. 其真不知馬也：其：大概、恐怕之意。擬議、揣測之詞。也：判斷語。又呂祖謙《古文關鍵》，兩字均作「邪」。「邪」通「耶」，疑詞。兩解皆通。《呂氏春秋·知士篇》曰：「今有千里之馬於此，非得良工，猶若弗取。良工之與馬也，相得則然後成。譬之若枹與鼓。夫士亦有千里，高節死義，此士之千里也。能使士待千里者，其惟賢者也。」可與本文相印證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甲、運筆布局

本文薄物短篇，然筆勢翻騰，變化多端。張裕釗評曰：「昌黎諸短篇，適古而波折自曲，簡峻而規模自宏，最有法度，而轉換變化處更多，學韓者宜從此入。」

先述其運筆變化。

「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」。李剛己曰：「此句將通篇主意一筆揭明。」用單提領起。

「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故雖有名馬，祇辱於奴隸人之手，駢死於槽櫪之間，不以千里稱也。」李剛己曰：「此段反對起句，言無伯樂則無千里馬，意較淺，筆較輕。」以反語承接，並開展下文，言無伯樂則無千里馬。

「是馬也，雖有千里之能」，此句用折筆，使文勢更得遒勁。

「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」，更折一層，以取沉着痛快。

第二段，由「馬之千里者」至「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」。李剛己曰：「此段發明無伯樂則無千里馬之故，意較深，筆較重。」前段用輕，本段用重，以造張弛之力。

「策之不以其道，食之不能盡其材，鳴之而不能通其意，執策而臨之曰：天下無馬。」李剛己曰：「自策之不以其道以下，純用逆筆噴薄而出，奇縱無匹。」逆筆反棹，有力發千鈞之勢。

「嗚呼！其真無馬邪？」李剛己曰：「前文語勢過於峻急，故用宕漾之筆以疏其氣。」接之以疏宕之語，將前文緊張之處，一筆消解。見感嘆語、反問句之妙用。

「其真不知馬也」。李剛己曰：「一句收轉，筆力千鈞。」用單句收結。文意戛然而止。

此為提綱挈領之點評。林紓《韓文研究法》，更有詳細闡述，曰：

《說馬》，為韓子自況之辭。說馬語壯，言外尚有希求。重點在一知字。篇幅雖短，而伸縮蓄洩，實具長篇之勢。說馬篇入手，伯樂與千里馬對舉成文，似千里馬已得倚賴，可以自酬其知；一跌落伯樂不常有，則一天歡喜，都淒然化為冰冷。且說到「駢死槽櫪之間」，行文到此，幾無餘地可以轉旋矣。忽叫起「馬之千里者」五字，似從甚敗之中，挺出一生力之軍，怒騎犯陣，神威凜然。既而折入「不知其能」句，則仍是奴隸人作主，雖有才美，一無所用，興致仍復索然。至云：「安求其能千里也！」「安求」二字，猶有須斯生機，似主者尚有欲得千里馬之心，弊在不合而已。苟有道以御馬，則材尚可以盡，意尚可以通，若但抹煞一言曰「天下無馬」，則一朝握權，懷才者何能與抗？故始穴以歎息出之，以「真無」、「真不知」相質問，既不自失身份，復以冷雋語折服其人，使人生媿。文心之妙，千古殆無其匹。

伯樂為不常有之人，而昌黎自命，不亞於千里馬也。千里馬不幸遇奴隸，是非時而出，故有千里之能，抹煞之曰「無馬」也。語語牢騷，卻語語占身份，是昌黎長技。

昌黎論馬，又不止於用人任官也。觀乎昌黎之文，千里之才也；食之而鳴也，牧之而肥也，左右之而具宜也，則追奔逐北，空塞北之群馬；起八代之衰敝。若駢死於槽櫪之間，則若韓幹之畫，徒具蹄耳，若壁間之龍，點綴於廳堂之上而已矣。棄之而嘆息曰：「天下無文。」棄之而求臨文之道，學文之法；其真無文耶？此又讀本文所不可不知者也。

乙、感情節奏

文章要有感情，方可動人。不論是何種體裁，何者題材，皆要情理兼備。故文無抒情議論之分也。筆鋒常帶感情，雖作議論，始能動人。《雜說》一文，雖屬論辯，其感情豐富，節奏鮮明。試以林紓之言，論證其說。

入手即用「伯樂」與「千里馬」，打成一團。說無伯樂即無馬，見馬是常有，無伯樂便無有。有之令人摧折而死，仍算無有。一開場便沉痛極矣。「不以千里」一語，是代千古人才抱屈，亦是昌黎自家抱屈。說到此，悲哽不復成聲矣。

其下更作衰颯語，文氣便衰衄矣。忽然叫起「馬之千里者」五字，如半空起一焦雷。「盡粟一石」，是言有才德，便宜有爵位意。乃用人者不知其才德，猶飼馬者不知其千里。至求常馬之獲，且不可得，欲施展其千里之能力，又誰知而推許之？「求其能千里」與「不以千里稱」，作一應和。「不以千里稱」，是死後之泯然；「求其能千里」，是生前之泯然。一生一死，沒然無名，此至不平之事。乃尤有不平者，既不以道，不盡才，不通意，倒也罷了，乃反斥天下之無馬！小人秉權在手，抹殺無數名流，此辨無可辨之事，只好於結束處淡淡作冷語詰問。語愈冷，而意愈深。通篇都無火色，而言下卻含無盡悲涼，其絕調也。

丙、積學酌理

韓愈嘗論其讀書之道，曰：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。」（《答李翊書》）嘗謂其作文之法，曰：「約六經之旨而成文。」（《上宰相書》）其言簡約，當下即是。即劉勰論文之道，首言「積學以儲寶」，再言「酌理以富才」者是也。不學，則胸無所有；無理，則邪說橫生。故不學而侈言創作者，欺世之語也。無理而謂客觀中立者，首鼠之道也。讀書，乃一切學問之不二法門，別無他法。證諸《雜說四》一文，可以小見大也。

《雜說四》以馬喻人，自抒胸臆。其意見於《戰國策·楚策四》，曰：「汗明見春申君曰：君亦聞驥乎？夫驥之齒至矣，服鹽車而上太行，蹄伸膝折，尾湛附潰，漉汁灑地，白汗交流，中坂遷延，負轅不能上。伯樂遭之，下車攀而哭之，解紵衣以幕之。驥於是俯而噴，仰而鳴，聲達於天，若出金石聲

者何也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。」又《韓逸外傳》卷七，云：「夫驥罷鹽車，此非無形容也，莫知之也，使驥不得伯樂，安得千里之足，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。」言伯樂之識馬也。雖於泥途困憊之中，猶知其能千里也。本文則反用其意，獨出心裁。所謂創作者，其斯之謂歟？